



多  
 雅  
 和  
 為  
 語  
 程  
 三  
 上



畫圖

青松下号盤石上樺皮冠号各所向山悠、水漾  
、避烟鶴号顧眸吞墨魚号何往恰似昔日中華  
上清宮裏遊浪

題畫扇



双蹇駝号共同行兩胡人号所向別山狀雪号梅  
帶雪回顧對看必有說

同

因香悠揚獨醒殿畔清雅幽微可以竹伴

題蘭

旁有竹

垂葉貫刺芳姿可摘一幅紙間万頃楚澤

同

旁有刺

伏燕飛自在小者叫無奈雨絲亂如麻柳陰且可  
待橫斜圭竹枝連綿雨下時飛不上号飛不下四

个黄雀兒

燕雀圖

蜀之江山猿之所轄樹上安乃自得看你捉水不  
着飛來峰前呼猿洞口自在去來依旧草裏  
混走

畫猿

虛空裏敗荷葉飛去蜚立者立

躡躡圖

食者不睡者不食死水中苦最裏開口叫不輟

山水圖

天台雁蕩之前岷峨衡岳之後遠觀逸遊者不語而知有  
樹蒼蒼而落翠山岩而露骨下有一扁舟撐出中天月

雪竹

嚼雪嚙冰拔俗清雅方外友林下人可以語此

雨竹

雨聲可听垂葉可摘無李氏非長公不足議矣

雜類

送碩侍者皈玄武山

碩師古在吾側日用現成何須說一頓飯了兩鍾茶白  
日青天無去訣三春已過首夏來我佛聖制何山結來  
吾前忽言別單提一去最猛烈企望万里一突雲信脚踏  
翻旧途轍再見玄武主翁時七尺烏藤未可折

送訥侍者旋里

相別、此事如何可說門外樹、秋風絕曾更存途  
轍緊梢一納草鞋不妨經水翫月從頭一、勘過索性不  
消一制手相別、此事如何可說必悟再參白雲聽得鶴

声者徹

送貞侍者再參遠山

万木風清千江月皎碧落青霄被僧嫌少倒握山形  
烏藤条独標高出万人表再從旧途參遠山直向一喝攬  
先曉持斯言外無別傳正是吾家真吾僚

送才維那遊方

渾崙句子太無端等闲塞断虚空口昔日真化打  
克賓分明落在瞿曇後乞与諸方拄丈頭黑、明  
、三八九之中一、搆得親藕州有与常州有

送通會侍者

葛西岩上房五閱落天香頭白顏初雪心孤先老  
蒼靜坐見山下秋風來自涼會師忽然至言別去參  
方黃檗打臨濟棒折羅隄防徑走高安室依旧沒商量  
行、持此語盡毒水勿嘗、、婆心切家私不可外揚

送雲岳首座皈駿州

堂中首座有長處眼橫秋碧廓頂門葛西三載伴吾  
側日用現行水無痕提掇雲門乾屎橛拈却中峰破沙  
盆分付鉢盂曾未得神機歷、吞乾坤此回再入駿城去深  
揖江頭石人躡

送通方遊方

覓吾送行向教我如何說出門索、霜風起家私、  
已漏泄此去諸方勿錯舉、着分明助咲徹緊着、一緹草  
鞋拈却主丈七尺但得無畦袈裟和包一領直綴三界遊  
行自在由你魔宮虎穴曲朶木上老儂無端不消一掣  
好不通方眼目分付少林妙訣行、千里万里一條鉄

次韻答方書記

兩載同居葛西寺每見為吾多道義一別背馳南北山  
重逢還是被僧氣當頭要斫雪峰牌容易何論俱朕  
指天亮茶罷便登途送出門前深有旨

送善首座

幾年相背馳雲山終不能得一解顏同緣忽會瑞峯下  
目擊道存白日閑後斯以道互相期相聚而今許多時翻  
然來覓贈行偈春暖花香菜花披現成一句題言外說  
着分明更無礙等閑咲殺老天平出門靠倒態布衣衣

送南國首座

英靈氣宇天然別神機獨脫威風烈星飛電卷絕  
遮梯雪厲霜凌全作畧是我行李東鳳臺戊子秋初  
風瑟、半榻白雲足可同一襟才力誰能敵已丑二月來  
言辭正是春風浩蕩時背日俊鶻何須比渡河香象  
截流機節拍相酬芳陽春白雪主賓互換芳當頭直哉

……沒商量日日從東畔出

送禮首座

搖教渠做第二座歷良為賤增口過趙州老漢太無端  
開口分明成話隨復初首座不恁麼今古何曾有兩個無  
毛鷄子貼天飛戴角菸菟當路坐

東山令藏主歸京師

大藏小藏搖是饒舌一默酬僧如愚如拙抹過東山下邊  
正是京城二三月緊着草鞋早出門春風浩、輕漏泄……  
成途轍千里万里一条鉄

送淨智琇侍者往藏春

秋風頗薄涼，寂寞靈松寺。况是為客中，此懷與誰語。忽逢一俊流，僉曰璉璵器。訪我傾清論，深有四方志。昨從淨智來，又往藏春去。一舉千万程，秋鶚何須比。誠哉大丈夫，悠然袒巾意。

碩侍者旋里

樹凋葉落體露金，風白雲三片。兩片紅霞七重八重，正好行脚時節。被子或西或東，筑後飽參碩德。一夏共鉢，必通曉來。別我暫歸俗中，就不見贈行。偶然相送，強作山歌唱。一曲石人撫掌，意無窮。

次韵答令藏主

誦僧一默間，殺氣逼人寒。橫拈并倒用，收放絕頭末。離禹功寺，已到靈松山。卓起千古神機，非尋常閑。獨我聞名久，曾不能解顏。忽逢便舉着，抹過万重關。崑崙脚底黑，花猫面門斑。好个合頭語，當陽不相慳。

次韵送督知客奔本師之喪

別、端的別大人境界，無生滅。因思昔日陸大夫，曰咲曰咲。搃饒舌，冒冬寒，衝風烈。駿馬何鞦韆，塩車轍，暫轉一撓行。一遭歸來，方始為君說。

贈嘉禪者旋里

秋風淒、秋雨霏、千山葉落兮雁南飛。万籟声兮号

鳴悲禪衲悠，驚定起倒握烏藤。何所之明朝高榭到，  
家日滿目青山皆旧知。

送牧姪

參方有志，而壯日用現行知趣。向七尺烏藤挑鉢囊到，  
処曾不容易放去。探諸方淺与深，大小高低領一狀。快似  
俊駒奔絕塵，秋鷲方振青雲上。前頭逢著老凍儂，索性  
好施能伎倆。開口便不是，兼當跨門一椀。難近傍，昔日雲  
門放洞山到舍。以者三頓棒直下分明，搆得親雲收万山与  
千嶂。堪笑保壽不渡河，况是玄沙徒自誑。又笑善財去南詢，  
百城烟水皆尋訪。不涉二途，豁双眸北有吾堂。南雁宿必竟

參方事若何好，怎問着真禪將。

送仁疑

戊子秋晚一錫隨緣，且往肥後。輕踞鳳巔，庚寅二月散席。  
復旋嶋郡風物，怡土山川。眼中歷、皆旧青氈。春風浩蕩，春  
雨連綿。荒村弊寺無奈孤禪，長掩柴戶不出門前。兀、危  
坐憨、睡眠見佛加拜。逢僧談玄行藏無礙，用舍自然有  
客來訪。倒履接延野雲為号，珠牧諱妥為吾師。姪背馳  
數年茶間出紙，不見我長篇。忽言俗姪仁疑，与傳泚筆就  
寫。举意不全，紀時即景。庚寅春天。

小師還京兼簡龍翁此山二位尊宿



一方一所最社全無些子規繩  
龜峰東山兩寺來者多稱  
盛真參玄直須具眼教汝回途  
便登正當七九六十三可  
將破初擔頭擔

送鳳侍者之四州

三日前來吾側竟贈行言相別  
秋風白日別無佗東山  
老漢何敢說忽作兩宵四簷雨  
旨哉天留人不留再上方  
丈迫吾偈無伎倆話寫未收  
緊著草鞋快出門水悠  
兮山悠、何處不風流

次韵答石麟首座

朝遊南岳祝融巔暮在華峰宿  
万年眼底悠、皆楚

水胸中歷、是吳天鵲巢  
芦膝易成道土面灰頭不曾  
禪倒却門前刹竿著有何佛法  
可流傳

竭東海國兩新元未展炊中師  
塔門何敢傳衣無智淺  
多聞付法老耽源先須借鉢以  
明用說甚搖軋并蕩坤  
陳睦州禪生意別石麒麟担木  
羊吞

次明室首座韵

誰道祖迹零落秋閑房春宿有  
微猷不同韶石見靈  
對說甚玄師逢睦州万别千差  
俱坐斷七穿八穴轉風  
流臨梳殺活合如是一榻東山  
且歇休

次韵答克書記

相逢舉着便知有不用東西南北分  
石女皺眉歌白雪木人  
襯足步青雲  
灯笼露柱通  
乃咲万象  
木林羅側耳聞  
說与  
東村王大伯  
解言佛是釋迦文

生來馱性村皂白亦難分  
滄海慣觀月青山且滯雲  
我曾呈已見君自解多聞  
出書座日絕勝李杜文

和古鏡韵送闍禪者肖記百則公安案

東山闍姪師見我太何遲  
未得一言舉便將百則提  
天池流起浪涼樹茂生枝  
開善弄黃葉為兒且止啼

悼勝若

夙有同緣入此門  
雲愁万里別乾坤  
樞中童子肉力狂  
堂

上老翁敢愛存  
供佛齋僧投善念  
誦經持咒度幽靈  
閑邊語个平生事  
我亦惛然見泪痕

送用兄之東山省師

秋風送薄涼  
桂子落天香  
駒隙光陰逝  
客途行色忙  
再參呈已見一喝  
好提防  
我亦曾遊處  
東山多夕陽

次韵送碩侍者歸玄武山

背馳久不咲  
顏開一策春風  
忽訪來  
確古扇今傾海  
嶽青天白日起  
雲雷彼離玄武  
此童阜朝往  
峨嵋暮  
五臺消得臨機  
無別語  
秋梧翻葉  
再遭回

用不聞之韵貽環兄省師

玲瓏岩上起雲永平山前下雨此語途路善為到彼  
須看瀑布眼中歷青靈衲僧尋常家具去。好  
生提防愛經師前一步

寧教菟女頓成佛陸地雖逢臘月蓮針劄通時便  
知有分明報得母恩全

次血書提婆品慶世韻

生前端不來東土死後何曾往獨西覲面提持在

今日運斤須是鼻頭泥

和松岩首坐達磨忌韻

玄沙白紙一封來小意分明絕点埃驀地有人問  
端的早於吾道遠乎哉

和芝溪濟巨舟見寄之韻

百越三吳諸道旧我來未舉已前知而今輕踞坐

溪上仰作人天大導師

元

百丈叢林廢古規瀉山警策亦非時諸方雖有多  
知識邪法難扶說向誰

寄建仁別傳和尚

石頭城畔建初寺兩載同居話客腸常憶天津橋  
上別衝風冒雨過錢塘

大拙新來扶正法神山再得石翁時天涯獨步祥  
麟瑞海岸橫翔金鳳儀

和大拙寄石室贊再任韻

同友多應去作菟可於独我在池中安眠只到三  
竿日免得為霖為雨恣

和顯孝石室見寄韻

風流壓倒老黃菟說法縱橫万指中南北東西來

問道砂頭砂尾路急

既欲修書要問安江山万里一毫端深通鳥道并  
去路堪与吾兄共往還 寄訥大辯

且去江南兩浙觀依然秋熟与春寒分明眼底祖  
師意百草頭边有若干 次韵送僧之中華

八十四人阿鞞、幾曾埋没在江西出門端的便  
相見處、春山杜宇啼 送僧之江西

次物外和尚韵送碩侍者回途

斬釘截鉄定請訛老拙癡愚較幾多个事分明參  
普濟好生無奈主翁何

瑤瑤殿上無知識明鏡當臺迥脱模一喝橙前  
隄防鳳凰來宿是蒼梧 次韵送秀上人

解言慶讚只因齋時向西密日影排休問乾明飛

錫意相逢要斫雪峰牌 次麟首坐韵

攀石穿雲遊此地一双青眼望何窮潜通鳥道并

玄路遠在蒼波浩渺中 臨海亭

石背躋攀到上頭眼前渾似古杭州海門浪起雷  
声動憶得錢塘八月秋 望潮亭

石塔奉安師塔側聚沙功德已周必美哉輪也美  
哉真仙樂時聽奏半天 為棠庭立石塔

語拙還如元五斗壁踈仙異老楊岐兮中會得兮  
中意終不勞佗制電梳 次韵答負侍者  
馬師一喝事相談小室門風曾未厭有口當梳無  
可說秋深山寺再遭來

与淨髮待詔

手面梳尤烈頂門眼自高不存毫髮許遍界是霜刀

說長偈

東岸說

金阜柳侍自号東岸謁余求說余曰道之在天下猶如水  
之行地迴漩而東注也三百大川三千之支川狂瀾驚波橫  
流四達陷乎汨一焉而成復故道無水而不東朝者也  
佛法東漸之謂也哉余辛酉壬辰之間遠訪古宋之地忽解  
纜于東海之岸而泛巨舶涉峻波而徑到於浙東放錠于  
鄞江之東岸矣整袍而雲遊已過於西州而經淮之東西江之  
西東乃至乎三山亦兩廣皆爛遊而已遙望江東日暮之雲  
而乘乎鄞江之東岸僑栖而二十年矣偶旋浙東在彼

遇着扁舟之便中旋迴東海城而終始到岸則知渡之真行  
泣岐之人而置之康莊坦道之岸此吾道之望也亦學者望也而  
逶迤至平潤之東州相之東山司寺于東勝而返想深思乎  
往年歷遍之行李復旋故桑之孤懷千思万想皆是水之成  
復之理也亦東漸之禮使之然耶余与柳侍者語曰東岸之  
說但為吾之設也

### 玄極說

玄學之士可貴乎自玄、不極則玄亦不著矣玄極之義  
其大矣哉孔孟之書言王道極於仁義而已矣老莊之書  
言皇道極於無為而已矣百氏之書雜入霸道極於功利

而已矣似各擅一門而不能融會於大同之域也獨我佛之書  
單明性理謂諸法所生惟心所現極於一念不生而已矣非能  
玄能極之事未易至此真如門知客請於余玄極二字說  
余曰收精召神歛念泯智如木取根如蟄培戶一旦發其玄  
而極其用知玄極之義自然而然而然焉

### 釋山說

吾佛世尊在雪山六載若行於心覺山前明星現時已成其  
道、高速如泰山如喬岳仰之旌高鑽之旅堅巍、乎  
蕩、乎不可得而名焉有望而不見者有見而不外者  
有外而不至者也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所謂古者見山而

不見我。而不見山。者何物耶。千山万岳之間。舉目為白雲青嶂之所迷。舉步為絕壁懸崖之所礙。者古今能幾何人哉。竺律師又在嚴律中。豈無壁立万仞矣。

### 疏祭文

天澤和尚住淨智山門疏

山門久矣。虛席伏承。大檀那鈞旨。於本寺從例公舉。三名到行府中。拓闡而榮中。前淨妙某人。山門具疏。敦請補處。住持本寺。開堂演法。祝延聖壽。萬安者。伏以正續宗論。單傳之家世。豈可讓於諸任。長壽下懸千金於市。誰敢齒其餘子。眷茲故家。喬木。幸是法門良材。恭惟全提祖令之權。豈亞頂門之眼。理無礙事。無礙觸處。全彰心亦如境。亦如現行三昧。稻荷福地。不堪舞袖長施。淨智莊嚴。正好玄關。把定南有箕。北有斗。何妨

矯首相迎。伯吹填仲吹篴。同自声叶。應快。當期法輪三  
轉。助宣醒化。万年。

克中首坐住長樂山門疏

叢林秋晚。倘見黃菊。獨存。覺苑春生。幸逢曇華再現。山  
門增氣。法社真榮。故師之責任。非輕。而衆之屬望。不淺。久  
佛宗之親子。云續之嫡孫。海藏翻經。西江轉輪。峯下。天宮  
說法。東吳。壽堂中。以名德為一代之師。奉公符作茲山之  
主。緇素久聞於道。舉江湖共仰於清風。惠然而來。決先  
師未了公案。熾然而說。整小室已。遂宗綱。拈香祝醒壽  
萬安。開堂祈英檀百福。

容山和尚住壽福山門疏

匡徒行道。列祖宏規。遁跡深居。古德風致。信知在德不在力。  
孰不有祖而有宗。果得耆年。非形勢之激尔。來膺妙選。  
蓋物理之固然。龔惟一人。雪後青松。霜前脩竹。必應直  
下之嫡子。天池三世之仍孫。拋鉢奔於靈松峯頭。奉公符  
於英檀府內。建法幢立宗旨。莫顧曠若茹辛。顯妙用發  
大機。貴圖名行道重。款垂巧便。所望當仁。演暢宗乘。  
聚四方之雲。被祝延。眷筭。同万国之山呼。

中岩和尚住相州萬壽江湖疏

悅公取友。積翠不為端也。寂音嗣法。雲菴非偶。欵之然。



道在得於人。豈今之不如昔。人東陽真子。佛智的孫。母夙  
月於福前。無睦州韶石。掌翰墨於靈境。見有潛子器  
之肆辯。曾真。測才泉湧。陶冶万物。回筆下之湯春。批糠  
九流。洞胸中之水鏡。當思大法為重。勿以小節自高。虎豹之  
文。來曰當仁不讓。鯨鵬之化。有待期自必然。韜畧無全。名實  
相稱。吾輩協心。削牘。公何就枕掩淚。以慰鷓鴣盟。幸回象步。

諸山疏 同人同所

梅州直下諸師。孰兼重寄。藤谷山中遺老。眼空諸方。不妨特地  
提綱。正好開堂演法。其人儀形山立。襟度淵澄。藏天壤於一  
筇。瀉波瀾於千偈。化機密運。妙斷無痕。應世之才。公

論不私。子循時而出。法社既得人。群被景從。如衆星仰維北  
之斗。大法欲墜。乃迷途逢指南之車。要若古佛應機。幸瞻  
吾師獨步。交脩講好。益固宗盟。

通叟和尚住清見山門疏

鑿錙之劍。見清水而方淬其鋒。棟梁之材。須大厦而必展其  
用。行道各有地。至人居無方。其人法門先登。禪閑宿將。衣  
盂親受。密旨不負黃梅。佛法主張。此盟有如白日。高提惠林  
之鈿斧。他把大覺之權衡。徇物多方。可說無可說。應機作  
畧。為人不為人。瑞鹿山中閑房。夢斷吳山楚水。金鷲背上  
梵刹。人豈方丈蓬萊。豈出處有心事。惟進退合轍也。何止宏

開祖域于以丕替 皇圖

無證首坐住上絳州欽成山門疏

眉間宝劍孰敢嬰鋒。手回灵樞誰親辨的。真善知識已見盛化於一方。大聖文殊何遍度夏於三處。惟嘉名而適名。迺行其亦同。其人雲叟親孫。寒潭嫡嗣。既是宗門碩匠。奇哉大法元龜。豈文卧福山龜谷之閑房。合思真雲門睦州之風采。平田九十吹鶴望相迎。街市三百家雷動頻叶。我等掃門以候。惠然而來。衆皆洗耳以聽。域然而說。幸作真其法社。庶無負於 聖恩。

壽山首座住淨願山門疏

叢林凋零。可見祇樹秋晚。雲華瑞現。方知法社春榮。蓋茲山乃如海闊基道場。况此日奉中書省府令旨。行道各有地。至人居無方。龍龕惟其人。憶曾傳宗真孫。即自建長的嗣。分半座於惠日峰頂。踞玄關於武陵山中。般若靈苗。秀茂海國。菩提種子。深培岩田。松筠遠徑。梅遠軒。歲寒固理。三友約。菘芥滿園。禾滿廬。日用高歌。万年歡。自己光明。因言而顯。道惟心淨。土著佛而得名。西衆又仰提綱。一束何妨枉駕。託吾師有遇。祝 聖壽無疆。

東山淋汗疏

浴主比丘某甲。叨領當職。赤骨律。以無垢無依。無得力。如推

有暑天淋汗之重費。不知所出矣。但所望京師十萬家  
官貴長者本寺住山。同衣高德。共成吾大檀越。間日開  
浴。走何難哉。

東山堂中。今夏安得五百余員。後被西竺制裏。即日禁  
護。八万四千細行。除于塵勞。全顯清淨本然之理。悟乎水性。  
見成妙觸。宜明之人。當下冷暖自知。何待大小吾扣。万人  
緣合。咄嗟事辦。一筆勾下。慨然相從。

洛陽東山建仁禪寺。此乃千光建初寺也。本朝名刹。有  
經藏。近在庫厨之上。宝塔之下。星霜久歷。片瓦不修。  
東倒西摧。七零八落。那堪看得上眼。曾有漏之憂。持

此小疏。遍叩長者居士。長老耆旧。江湖兄弟。十方檀  
度。同此發心。翻蓋功畢。經已救得福有所歸者。

高閣五千余軸。只怕爛却。架起二十一重。函卷奉安。其言如  
果。日麗中天。其理似百川朝海。以一身好任九鼎之重。化  
万人志。若有鍊之剛。圖報佛恩。欲捐軀而喚苦。誓救  
法寶。以告誠而茹辛。助發精進大心。同垂慨然。盛意。法  
輪常轉。室藏可具。

### 祭菴山和尚文

嗚呼德高。取林名重。天下觀其進退。在軌則。啓迪衲子  
在公論。可以稱万人之傑。一人之師。雖匡万衆於西嶺。常

以一身思東啟。往來無間。議論無私。師又往矣。宜可待  
誰。簞簞東山。蒼石翠嶺。豆鴨川。連漪。庶幾去明鏡  
之際。繪以清明。而監之。尚亨。

崇東峯和尚文

垂髫就學。息隆叔師。祝髮受經。不敢相違。辛酉秋末。言  
別遠之。父遊古宋。不言飯期。鄉心東逝。黃火越飛。負和  
初曆。偶得重來。且留海西浪跡。支離家書。往還促東啟。我  
遙迤至京。亦得經時。其間心緒。不可以治。孤筇東下。蹈水  
万枝。但為吾叔千里走馳。一到小山。視我委蛇。既而月餘  
執巾相隨。及返相阜。重增憂悲。諸徒去。催促便宿。宜來

府念日方獲。爽挽。全身放下一節不移。泊然而去。儼尔神  
儀。吁呼。紀綱已墜。憑誰扶持。法幢已倒。憑誰以支。尚餐。

序跋

賀龜谷維那頌軸序

昔大智禪師特約最林就立綱紀。只為技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力持遵奉奉行。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復而去左右。自紹興己未。最林一變。牢落而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網羅。安得而正諸。故儘舉一綱。則眾目張。弛一挽。則万事隳。殆乎綱不振。最林不與。惟石雲悅眾。一出於龜谷。乃指之中。体本以正。末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所正在私公處。比今時以私混公。以末本者也哉。爰有彭大年。自敢玉成而

作一章讚之美之巨瑞。兩法窟同和共唱。可謂最林有紀。網江湖有典刑矣。

悼龜門少室長老母頌軸序

龍門主翁少室持孝服於乃尊堂之柩前。嚴奉如在世。曾無少異。其至孝之誠。不待問而知矣。瑞峯掌記東山作偈。予慰并同衣共悼。和之可謂置愛別離苦於度外。視生住異滅於一致。然則一生一死。有何間焉。

賀龜谷燒香侍者範無範頌軸序

人生天地之間。皆稟乾坤之清氣。各有所能者也。學文者四六詞章。難能之伎。學佛者見性明心。難明之功。

而余遠從古宋竭來海國去春矣已自京師而來手相  
城就董於青龜隣峯大刹江湖勝士吹沫於此往  
高論偈頌而句法勝於疇昔今有密太虛輒賦四句偈  
以奉賀其人而侍香于龜峰好事同衣者唱和四十餘偈咄  
嗟以成乎編寄余作序余一觀之感激無量既能難能之  
伎亦明難明之功乃見元作體格勁正意味暴白句法蒼  
老顯乎見性明心之使工者也哉

賀鹿山湯藥侍者頌軸序

相城瑞阜乃佛社之雄者也壬辰仲冬明翁董之四方雲輅  
普會最席再具祀集並行眷宿敢玉成英特而服侍正

是一時之鼎望也甲午春京師圭上人徑出橫翔於其間  
而司湯藥之職此公乃東峯之徒余之賢姪也人物偉然  
可掬乾坤之清氣而有好事者各作祇夜而美之夫圭  
不琢貴乎天真誠哉此言也

送董上人皈遠州頌軸序

余來住相城青龜山下東勝禪刹相及兩歲矣甲午春  
久雨連綿累日不晴四圍亂石墻而崩頽黃土流落狼  
狽万狀一日天色晴呼使直聽法公數千餘輩搬石擔土  
余亦劈竹篾修破篋自作工吏做圻有餘忽有一童行  
報曰客來探開戶迎接而揖之便乃金峯董上人也獻

茶了出軸於袖中披玩有味不能解手而再讀罷能請余  
作序正冗忙中筆硯不知所在雖然如此不負來意聊覓  
硯墨輒美二十六首有工之高吟者也曰要唱陽關之一曲  
使君旋遠江之故桑正是薰風南來之時也

門侍者頌軸序

作淨頭

果自回生受廸辨曰得果者也世所希有者也所謂難  
能難行之是持淨一職一節也金阜庭柏侍者過于毫  
谷自肯作成為衆當從每朝掃地運水換筆出桶及  
夜剔灯点燭裝香燒湯眼界而寬容所在而淨潔矣此等之  
事可謂修白業也乃見真履實踐之功匪為道忘軀而受克

有此也矣其友于右心懷藏主輒成一偈為美之就同道  
隣峯名勝碩德以印於首韻同共喜讚而作巨軸清原  
於余、曰如雪豆在靈隱牧菴大惠在空峯會中皆眼勤  
斯務也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誠哉此言也

菊頌軸序

元朝至治泰定間余作吳頭楚尾之遊爰留於金陵石頭古  
昇城、北關下有店以白下為名焉四十余慶之館廳每廳  
置盆菊而有四十余樣之花面以青黃等之色而外加以淡白  
雪白并淺紅濃紅一種、艷色重、方狀其美蓋以春花与  
秋草之危卉應無可比者也此士大夫往客聞而勝集于

此蓮花而酒歌焉而樂皆是賞玩此菊而已別無所敬也  
余在彼見之以為間世奇異之事而過三十年始來海國  
古相正是甲午歲也爰有金峯世禪者於室中淨几上折  
一朵菊而捧瓶裏靜對而消日細嚼而過夜自有瓦瓶揆水  
養芳姿之句可謂誠有句法凡謂艱深晦澁而易造優  
柔平淡而難 今觀公之詩并諸公唱和四十余章遠去  
難深晦澁之弊為得優柔平淡之趣正知乾坤之清氣皆  
在心脾肝肺之間迥與白下設菊之後何啻天冠地履之隔  
只者靈均食英叔達嗜句清致逸韻可以與此諸公並軫抗  
衡者歟

聞訃鮑鄉頌軸序

父母在家不遠遊斯迺先賢之至言也而世俗之至孝也為佛  
子者亦不然尔便割愛出遊誓而不返者乃古衲之勝槩  
也淨智祥侍者忽聞尊堂之訃音黯然而旋里要持殯  
殯之孝服而仍行輩契友各作悼偈贈之持謁於余請  
序余曰一區滅而大海風休片雲生而太清容翳何若  
開廣大必照之鏡極其深寂滅之場殯乎其中殯乎  
其中而持孝乎其中一死一生何有間乎哉

春雨詩軸序

淨智田侍者袖出一詩軸帖呈余披閱乃春雨即景詩



也同志者就和之共計七八員余又復觀之其句巧而正其理微而幽專有諸家之格體故觀之者如身在上林衝風冒雨而目眩紅紫造化春色不知何自而來矣自而去公之詩能低回乎寂寞之濱耐有天外之趣蓋安樂窩中打乖之人也余之所以重為之太息也

賀天山首座轉侍香頌軸序

凡禮於世為大徑而人情之節文也文和間先翁唱道於相之金峰日用軌則盛往昔輒知叢林不治法輪不轉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疇克有此耶天山第二座說法解職而後敢王成就侍香同衣朋友以天

字為首韻賀偈數十員以為讚美請余作序方讀之融怡平壯浪道悟所謂棄志之所形尔浩然溢乎中則沛然發於不可欺也孟子善養氣故其言鏗橫聲辯肆出而不惧其無所養而敏於言也天山自棄荒窮絕僻以止其進取之勢其志所趣固與人異而後濟其困且勞如是使常人而居之方戚相難而不暇近侍聽教通覆周旋而取無際之樂也天山曾不少動其志有思退憶懣悔沮之言其棄之所養又可知然則侍香一節固天山餘事不足言余猶繁言之者蓋歎見者知棄志之所養如此

寶山金玉集序

笑已甲午間金峰之法席大盛于諸方皆賴主翁之道德  
所感其足可以江湖名勝宿師大衲之蹴踏者也。見指上人  
橫翔于其間久在薰陶塊中化挽生意深其肺腑故以閒  
暇日以偈贊懷古戲題數十余負錄呈於上方觸其毒手  
中毒者十三人而已指公乃其一也所中之毒計若六十編曰寶  
山金玉請余序余曰此毒種所觸者皆傷矣何敢下口所  
以小心略說于右未必不以是見傷矣

金峰柏兄秋思詩軸序

余辛酉秋打海船遠入古宋之地自發足於東雪豆徑到  
西虎丘暫過云清秋時也斯寺正在姑蘄葦畔介松江之

上水光接一碧千里是乃水月之國也與鄉友二三子嘯凡  
夜榻邀月矮窗各賦言懷而今背記兩句云秋風淒淒秋  
雨霏霏千山葉落兮鴈南飛萬籟聲兮兮蛩鳴悲而已三  
十年後故來海城僑居葛西一日有法姪方忘心袖軸子披  
閱之題意不知而讀罷方有姑蘄秋思也此詩乃若干篇  
柏師持謁金峰函文改正棟書得五十字作軸請予為序  
余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也誠哉斯言矣

淨妙雍侍者歸鄉者親頌軸序

夫子曰母在家不遠遊至孝之言也洞山誓而不歸家古今  
之榜樣也矣隅州雍侍者久出鄉田於荷山數載今欲旋

里為益之心甚切也就江湖兄弟合辭贊美贈之三十余章  
集軸謁余覓序余曰久矣不歸鄉便乃尊乎釋氏之孝也  
今促還鄉之情重乎儒家之孝也念斯二孝無乃天下之  
至孝也歟

賀鹿山菴門藏主頌軸序

文和甲午蒲節後三日余徒坐于見山軒下乍雨乍晴南薰  
微來砌下潔明生色淨几上課經已周游目遠山時有客  
謁門余迎接之乃鹿山菴主也揖坐話間袖出一軸閱  
之則無用西堂作賀之偈就山中麟菴輒印首韻共賀頗  
及三十余計皆是超宗越格佳麗清明者也請余求序

余曰明鏡上能盈五彩其清明者逝矣未知所對俯思  
許久管城子在側奮髯并而起曰衆偈作賀皆然幸勿累  
我為好余擊節肯之而已

肅兄歸獅子岩者師頌軸序

相城肅上人往乎古奧獅子岩自省令師古先和尚余與  
此兄未識荆也東山書記使人持來一軸求余序余曰古有  
其子以知其父今以其師而知其徒也珠玉在側泚筆凜然美

璞兄十格詩軸序

夫所謂詩者氣志之所形尔浩然乎中則沛然而發不可  
欺也武城璞兄與行輩八九自棄於荒窮純僻以背其進

取之勢而所養氣志不言可知矣。格詩謁於當代天澤  
和尚揀出數十章軸成請余需叙讀之。豐融怡平壯浪遵  
悟樂然如得意者其氣之所養不言而可知矣。然則是詩  
工文辭之美固諸公餘事不足言。余猶繁言之者。蓋欲覽  
者知諸公之氣志所養如此奇偉。余既支吾家之徒。學論  
弊若是。使有琛師諸公厥志可勤者。斯得矣。序此軸所以  
識吾徒之未能也。

### 瑞峯雪詩軸序

允宗師家一梳一境一徃一來如紅爐上片雪相似曾不留踪  
跡見說近來諸大宗匠歎集於万年福源雪偈偶集於

瑞峰滿席上同共唱和就編在帙首金一觀之感慰無量  
已矣僕短拙有余不能逐章但是此筆已矣恰似福人吟  
雪詩也者哉

### 天鑑頌軸序

瑞峰圓侍者自号天鑑諸大宗匠作偈共證之求序於  
余曰大哉天鑑之義矣天也者明而不察鑑也者淨而無  
滓而日月照臨於下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情与無情物  
以万来無不照者也然則天号鑑号不可得而言要若也  
覆盆之下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 夏日得家書詩軸序

通身

千人之諾，不如一士之謬。誠哉此言也。余愛此語久矣，而閱諸徒之謬者，不可得而見。歟！獨有小德通育，是乃駿城人氏，背記唐詩三百家，嗜詩如蔗，扣問者，年長德深，思應律合，節而出語，波峭只見其進，未見其止，而非前所謂一士之謬者也。一日輒成夏日得家書之一絕，就福鹿兩寺名勝，龜金三峰之江湖印韻集篇一軸，謁序於余，曰：它日豈止飲馬長城窟而已哉？育師志之。

### 東岸侍者頌軸序

大凡衲僧家一揆一投一往一來，皆是臨機應時，不涉遲擬，豈容湊泊。柳東岸忽有大方之遊，就西庭首座作偈贈

之滿席上，江湖名勝唱和共韻三十有餘篇，毒攻毒，梳套梳，各有衲僧之作，略可喜，可觀。就中有大地作鞋，天作笠之句，而橫秋氣，字臨行之風，標不待言而知之。若是通方作略，摩醯之眼，只還東岸侍者始得。

### 傑上人詩軸序

凡詩能主乾坤之清氣，而謂艱深晦茫，亦造優柔簡淡，天下之士是皆欲之，能事未易至此。然故專尚浮淫新巧，而聲固艷矣，采固矯矣，相城龜谷傑上人之詩，主乾坤之清氣，盡入其手胸中，所存浩不可易矣。非前所謂不涉者所能也。是乃有本者如是也。哉！此詩首尾備乎，其師叔前歲元

明岩和尚乙未之跋語明說若果日余更不可重說矣

回上人歸鄉省親頌軸序

河內回上人割愛出遊久在叢林中不願還家乃有古  
洞山之風規也秋尽冬初忽促旋里之興但為母之情甚  
切也孔丘所謂父母在不遠遊矣父而不還鄉也尊乎釋  
氏之所傳今而歸也重乎先儒之所教也就行輩朋友  
以二十余偈美之贈之集作手卷謁序於余念斯  
二者不可不敬焉故書於卷首

送諶上人旋鄉詩軸跋

甲午元宵之後天色久晴家巷街軋夾處峰巒清

聆余言但為建長保寧兩處之面礼与二三子相共而過  
巨福嶺於半途忽逢一俊衲明秀眉敏者近前揖之金峰諶  
煙也黯然別色見於面目袖出一詩軸言旋里同道交友者  
數十餘負以詩贈別歎請為之作跋余云途中不著便歸  
家理會而去各處礼徧而歸家有一小子捧其詩軸傳于  
彼公之說請余跋余呼管城子相共話會曰正是後園裏  
菜花而黃可以被子從定而起之時節也聊歌陽關之三  
疊亦贈之云尔

寄友詩軸跋

湘畝万竿高節風姿而寄語于姑射真人其高標清

致專天下之清者莫甚斯二者也而今觀諸公憶友之詩  
誠有晉唐之風彩乾坤之清氣者也不是林下人方外友  
不可議此矣

永寧三年季夏秋八月初三日在東山永源精舍泚筆墨



